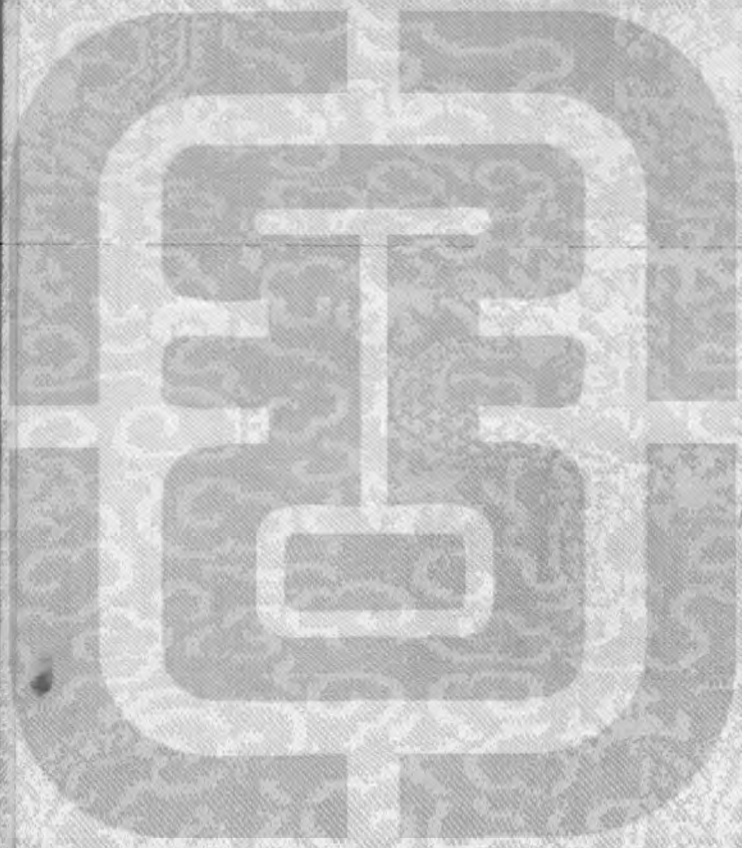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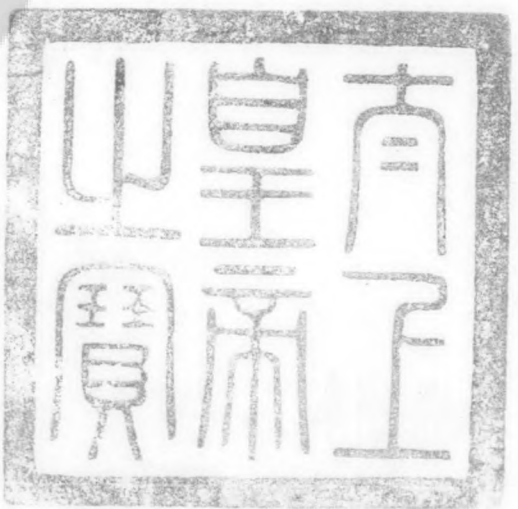


影宋鈔唐史論斷





唐史論斷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將田興奏為三軍所逼
知軍府事歸六州請命時懷諫不能領事政無巨細
皆取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將校人情大
憤咸曰都兵馬使田興可為吾帥也衙兵數千詣興
私第陳請拒關不出眾呼噪環請為留後興頓仆于
地久之起乃令軍中曰三軍不以興不肖為主軍務

唐史評林卷一
欲與諸軍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是從興曰吾欲
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
諾是日入府視事殺蔣士則等十數人即奏其事請
朝廷處分使至非時召宰相對帝謂李絳曰卿所揣
魏博事勢若合符契吉甫請且遣使宣慰以觀其變
絳不可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
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
則是恩出于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
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

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
機可惜柰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
降白麻除興度節使猶可及也帝從之甲辰命魏博
都知兵馬使田興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使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
此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
以濟國事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
德初雖平之尋爲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爲子孫
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將

討之反致大亂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爲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正爲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柰它鎮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權均爲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便今魏

博之勢一童子爲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者權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爲賊中患矣衆旣起變必歸軍中一寬厚之人部將忽起主兵權懼它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六州版籍請命于朝是絳之算如神真廟堂之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之事以平常之見尚可異議及田興請命

唐史論卷三十一
事已效矣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回日處
置賴絳力爭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
興節度之命使諸鎮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
始以絳之賢明忠亮視吉甫爲何人然吉甫亦忠
智可稱非庸常姦回之人也但恥智畧不逮于絳
故有橫議以撓其謀至使內臣援助幾敗國事遂
成姦回所爲也夫宰相謀謨係天下休戚已有不
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固當贊助若宋璟與蘇許
公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斷蘇順其美奏對則

爲之助故璟得盡其才爲開元賢相蘇亦獲美名
于時若絳與吉甫權德輿同列絳吉甫或于憲宗
前論事形于言色其詣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
明故時論以循默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國
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謀不至能從同列之議
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循默
不言斯爲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又與內臣相結
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爲姦回
也後之爲相者切戒之

唐史論卷一
用裴度相

十九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裴度守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勁正而言辯深達政體凡所陳說感動人情自魏博使還宣達情旨帝深嘉屬又自蔡州勞軍還益重其言已有意大用自盜發都邑便以大計屬之初元衡罹害獻言者咸請罷度官以安二賊之心帝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吾用度一人足以破二賊度以所傷請告二十餘日遣衛兵宿度私第中使問訊不絕未拜

前一日宣旨謂度曰不用宣政參假即延英對來及度入對撫諭周至時羣盜連結變起都城朝野恐駭及度作相人情始安以爲必能殄寇自是用兵愈急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爲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臣未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惑則其事不行雖或行之一姦人沮之則半道

而止矣此明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爲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濟于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兇忿恣行逆計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元衡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裴

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恬于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李鄴辭平章事

十三年正月庚子門下侍郎李鄴稱疾懇辭相位罷
爲戶部尚書鄴素有剛直名吐突承璀監淮南軍差
相敬憚承璀歸薦鄴爲相鄴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
輔自許及聞命謂人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至京
師稱疾歸第既未朝謁亦不領事竟辭其任

論曰李鄴辭宰相舊史謂鄴雖出入顯重素不以
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鄴初爲
李懷光從事不顧凶逆氣燄而奮其忠義以郎官
使徐州諭叛兵禍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

名鄴之風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
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鄴
奏罷之其不附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
璀監軍承璀方貴寵鄴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
嘗相失承璀歸朝薦鄴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鄴
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
可慢百事及禮而已我謹于禮彼亦不能驕彼不
驕則不能撓我事矣鄴之意止于此豈欲其薦已
哉君子進用于時不可失其正況宰相之任安可

唐史論卷七
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
行營之稱同爾若謂鄜素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仕
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行其道小
者思濟其欲況鄜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許為宰
相也鄜恥為宦者所薦不顧宰相之貴以全名節
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姦邪卑猥附權倖
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鄜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
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十四年三月華州刺史馬摠為鄆濮曹等州觀察使
己丑義成軍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使淄青齊登萊
等州觀察使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宛
密等州觀察使折李師道所據十二州為三鎮也
帝即位得賢相杜黃裳論時事之要見治亂根本又
觀貞觀政事企慕不已及得武元衡裴垍李絳裴度
數大賢相繼作相推誠任用勵精政治元年誅楊惠
琳收夏州誅劉闢收劍南三年誅李錡收浙西于頔
入朝得山南東道五年擒盧從史收澤潞張茂貞入

唐史論卷下
朝得易定七年不用兵得魏博十二年誅吳元濟收
淮西十三年王承宗伏罪得德棣程權入朝得滄景
至是誅師道析其地爲三鎮未幾韓弘入朝得汴宋
河北三十一州先朝所失之地復爲王土矣

帝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
密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宜注意于
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
建中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
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

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
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即
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啓
其機斷繼得武元衡裴垍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
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
年叛渙之地得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
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于相相得人將
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
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

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關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雖易何繫于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于關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之將亦過于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于相也建中元和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于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埃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

章掌閭耳時河北劇賊惟悅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況朱滔等未叛河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為哉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為險薄專招怨讎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尚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之諭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劉雍代汝黃裳既薦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

不得不速于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于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罷相位

四年丙子門下侍郎裴度檢校尚書右僕射依前平章事充河東節度皇甫鏐程异作相度與崔羣極諫

帝怒而不聽度又上疏極言乞罷知政事鏐知公議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減內外官俸錢以贍國用勅下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其事方罷時內出積年庫物付度支估賈皆陳朽鏐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縠繒綵觸風斷裂隨手散壞軍士怨怒皆焚之度因對言邊軍焚賜事鏐自引足指其靴奏曰此乃內庫出者臣以俸錢二千買之堅紉可久服帝以爲然由是鏐益無忌憚竟擠度出鎮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

度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為姦人所擠罷去相
由位何前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叛
車鎮運連謀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
因遏天下亂矣憲宗既以明斷用度度得盡其才經
營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
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
不之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
下之態姦人皇甫鏐本以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
帝陳鏐姦惡之狀一不聽納鏐自知公議不容益以

狡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鏐以善價賈
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入言之鏐于
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
之其堅如此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
顧忠臣之奏竟以鏐言罷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
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患難則能用忠良
稍無事則必說姦佞用忠良所以成已之事說姦
佞又以濟已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上
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鏐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

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璀承璀方用事鑄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鑄得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唯慮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鑄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官衆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爲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姦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尚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爲戒

至穆宗

猶如二失河北

長慶二年二月詔赦王庭湊罪授成德軍節度使克融亂庭湊叛詔徵諸道兵討之委裴度以都招討之任使田布盡復讎之力用烏重胤李光顏各當一面可以平賊矣但時帝務荒樂宰相崔植杜元穎皆非才法令措置亡一得宜蕭俛段文昌先獻銷兵之議藩兵散者皆合而爲盜伏于山林克融庭湊呼之皆集朝廷徵兵諸道籍旣不充尋行招召募烏合之徒

唐史評林卷一
三
動爲賊敗如近臣元稹內官魏弘簡交結姦謀于內帥臣奏請多不從又憲宗誅除羣盜帑藏頗虛帝即位賞賜過當及幽鎮用兵徵發百端財力殫竭諸鎮兵十五萬纔出其境便仰度支懸軍深鬪者無用支給又每軍遣內臣監陣悉選驍健者自衛羸者即戰以是尤多奔北二賊之衆不過萬餘人以官軍十五萬不能討除由時統制不一勢已橫流也朝廷旣不能破二賊乃赦克融而併力鎮州又不能誅滅廷湊至是亦赦之仍授以節度使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姦人皇甫鑄爲相逐度出鎮憲宗旣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繫于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

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
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
相得之何關裴度事耶答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
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
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
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旣懼幽自懾伏矣致國威
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
爾有何施爲乎亦由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
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蕭俛段文昌建議銷兵先

高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鎮魏
士博亦爲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旣平天下深念安危
乘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于其位經制國
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勲德爲輔必
不至荒僻姦邪倖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
四爲藩鎮懼宰相威畧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
事乎憲宗旣已逐賢相穆宗爲君僅及中智數常
才相之衆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
憚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

失之也。敬宗之來，亦非憲之陳，亦不討去，更與與舊，且何
事乎。韋處厚乞相裴度，守宗為故，且中皆。四年二月甲子，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為
王庭湊所害，帝惜其冤橫，傷悼久之，仍歎宰執非才，
縱姦臣跋扈。韋處厚上言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
敢謀叛；干木處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主，皆以一
士而止百萬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今裴度勲
高中，夏聲播外，夷庭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回紇悉

服其名，宜置巖廊，委之參決。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
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任，使此馮生，所以感悟
漢文云：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
信之，親之，理之，如于事不效于國，無勞則置之，散僚
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
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
皆負四海責望，退不失六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
與李逢吉素無讎嫌，臣嘗被裴度因事貶黜，今之所
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望鑒

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此亦承前大望與論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
度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
求明也當昭愍即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
黜兇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
逐者百僚賀于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凶氣燄至此
美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
無官日常為裴度因事貶官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
邪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已之隙力言
其賢蓋以逢吉所為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
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
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
入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
徇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
身事而不為身謀至明則深辯事理之歸處厚盡是
奉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名德重于天下也

昭愍遇害

寶曆二年十二月辛丑內監劉克明等弒帝于宮中

帝好打毬畋獵又或深夜自捕狐狸宮中謂之打夜
狐內臣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以侍從不及削職李
奉義王惟直成守貞閻弘約劉弘逸有過各杖之是
夜帝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澄許少端打毬軍
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二十八人飲酒帝方酣
入室更衣劉克明等同行逆謀殿上燭忽滅帝遂崩
時年十八當天子憂前之朝政古為聖吉而咻不具

論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
能納韋處厚忠言辯李逢吉姦黨知裴度大賢而

召之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
令罷進繚綾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
勤于聽政以此觀之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賢久于
輔道亦庶幾漢昭之比也但為內臣惑亂極其荒
僻而崩原其事跡不止昭愍之過乃近臣積習之
患也何以驗之緣內臣仇士良致仕戒其黨曰今
日為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閑閑則讀書讀書
則重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減玩好省游幸如
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常以毬獵聲

樂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盡竒伎使一處盛于一處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踈間觀士良之言則內臣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況冲年之君即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于外間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窮日夜惑亂所言者多徇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哉既惑亂之又慮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禍及

願乃行弑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弑逆再矣後之人主外得不凜凜乎都指其天賦之剛能得樂之聖賢貴文宗工賦文辭雅而盡才詞士文雖其賦意亦

天子然貶杜元穎

太和三年十一月己酉命東川郭釗兼節度西川時南蠻陷雋州入寇西川杜元穎不能控禦朝廷未及除帥乃以釗兼領籍其兵威防制壬子貶元穎邵州刺史庚申西川奏蠻賊至成都府東川奏蠻賊寇梓州時諸道援軍未至川軍寡弱不可合戰郭釗致書

于蠻首領筦顛責以侵寇之意筦顛曰杜元穎不守疆場屢侵吾國以是報也釗許之立約乃退杜元穎自相府鎮蜀歛民財減軍食以事貢奉用固恩寵至于西南兩路防守卒衣糧亦爲減刻給與又不以時其戍卒饑寒反取給于蠻界故蜀人爲鄉導以是寇及于城元穎方知蠻帥恣俘劫數日而後去蜀之珍貨至巧工婦女蕩然而盡衣冠士女懼其劫虜多哭投江屍流不可勝計時元穎幾陷賴郭釗禦之退筦顛遣人上表曰蠻軍比修職貢遽敢侵邊但元穎不

恤三軍令入蠻疆作賊移文報彼都不見信又蜀部軍人繼爲鄉道蓋蜀人怨苦之深祈臣此行以誅虐帥也誅之不遂無以慰蜀人之心願陛下誅之西川監軍小使張士謙亦奏其事丁卯貶杜元穎循州司馬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爲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勳負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爲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于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

節何得畧無能效著聞于時已負國矣及出鎮于蜀遇昭愍冲年即位首進罽毼打毬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用圖恩寵以至織悉培歛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于此人馬臣已為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榮然于將相豈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為主所踈矣已必無過亦不為辱至于名位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專道侈欲以圖恩寵恩寵果深欲為何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罷其貢

肯獻此以生民為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觀德裕之賢名視元穎為何人蓋元穎窺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於即位多縱侈樂厚織人二長君尚若此昭愍童年障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窺時作事而曠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不誅歛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外不失方再面之任內不失尚書僕射之位反以圖寵之故專務誅剝以取衆怨蠻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遐裔後之為將相者可不戒哉

選香辨朋黨誅昧昔何不亦造員國元及
九年秋八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初宗閔出明州尋
再貶處州長史鄭注等又發其結託宋若憲楊承和
求為宰相事又貶潮州楊承和亦于驩州安置李訓
鄭注用事但不附已者目為宗閔李德裕朋黨貶之
朝廷震悚人不自安九月詔應與李宗閔李德裕親
故及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以前貶黜外一切不問
各安職業勿復為嫌帝以二李朋黨繩之不能去謂
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朝中朋黨實難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
明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為患如是誠不可不防
然在辯之精爾辯之不精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
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
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于國事非朋
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于私計乃朋黨
也二者混殽並進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則
君子為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
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

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于己取疑似之跡讒之于君矣君子被讒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于人便于己險薄邪佞皆可為所以常勝于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䟽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

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正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常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及爾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國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

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羣同相度以勲德羣以仁賢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爲非度羣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寵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爲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鎛之邪黨如鸞皇之與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樂惡

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爲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明報讎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幼畧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凶險氣馘言度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能誅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

則異矣宗閔輩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閔輩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于時所歷方鎮大著政効又裴度嘗薦之作相爲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劔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召之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羣邪不說竟爲姦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

比

閔未相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于不黨但剛強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此宗閔之姦則情輕也文宗但以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爲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

宗之明爲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爲人君者當
戒之昭愍之弱爲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
爲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
人言于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
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以
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
事害于國病于人圖于利其狀明白此朋黨無疑
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
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疎之亦

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
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
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于國何人才行
有稱于時復參驗它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
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
事或曰何以能如此答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
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兩盡也曰不聽左右偏
言則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疎之則公矣

制內臣

開成元年八月贈故右領衛上將軍致仕馬存亮揚州大都督存亮寶曆中爲左軍中尉當張韶之亂敬宗幸其軍有保衛之功寵任雖久不與王守澄輩同惡常以退身爲謀後遂稱疾致仕卒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見旌善之事焉內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旣致時亂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

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橫旣極盜殺之于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爲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旣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爲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爲神策中尉織人裴均輩附之徃徃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權任旣盛內臣亦嫉之

仙鳴被毒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免于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爲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爲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旣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于時此內臣之尤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爲盜殺一毒死文場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旣盛鮮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爲以

至過惡之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衛昭愍之功權寵旣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爲善之効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効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開成四年五月帝問宰臣曰延英事是何人紀錄李
珣曰臣延英事紀錄陳夷行曰宰相所錄必當自伐
聖德即將掩之臣所以頻言不欲威權在下珣曰夷
行此言是疑宰臣中有賣弄威權取鬻高爵者不然
身爲宰相安得有此言臣求休退若得王傳是臣之
榮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事至好三年四年即
漸不好楊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夷行同之三年
四年臣與李珣同之臣蒙聖恩擢用得居相位陛下

恐是傳字

孜孜求理日望太平臣亦委心奉職上報睿恩不謂
才識短淺有負聖朝今鄭覃言三年以後一年不如
一年臣合當罪因叩頭曰臣今便辭玉階不復更在
中書遂趨出帝遽令左右召回覃起謝曰此乃嗣復
不容臣耳嗣復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任爲中書侍
郎政之善否其責在臣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
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伏請別命賢能許臣自退
丙申宰相鄭覃罷爲尚書左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
尚書自是政歸嗣復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不好頗得其實揚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譏已邀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爲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納如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勅長吏奉行不違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職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羨餘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羨餘物

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尚書等論朝廷事文宗取後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宰輔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尋薨于少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十餘家此三年四年

唐史論卷下
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爲瑕釁盡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旣言政事一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覃言爲過及罷覃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爲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四年十二月帝不康乙亥羣臣入謁于太和殿時帝疾稍平宰相畧奏事遂退帝拱默良久召當直學士

周墀命之坐賜以卮酒因問曰朕如何主墀拜而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堯舜之聖明禹湯之仁儉帝曰朕不敢追蹤堯舜禹湯所問卿者何如漢獻周赧爾墀惶駭又奏曰陛下文德武功華夷順序前古聖帝纔可抗衡至于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曾不足比數豈可以赧獻亡國之君而攀睿德哉帝曰朕以爲不如周赧漢獻何者赧獻受制于強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固以爲不及也言訖淚落沾衣墀隕越于前不敢陳奏但俯伏嗚咽而退

唐史論卷一
帝自改元開成常鬱不樂駕幸兩軍宴會毬獵十減
六七蓋有所嫌忌而不能去也至是對侍臣言其積
憤疾遂增劇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尚仁惠納爭諫重
儒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勤懇懇以致大平爲志
茲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
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爲大也
若乏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于孱弱矣文宗自
即位惡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

能公然處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
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
謀王守澄窺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
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
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鞫雖賴衆議
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付外
廷推究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其黨曷敢附之況
馬存亮輩本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旣去守澄其
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橫也此機旣失仇

唐史記卷三
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遣盜圖之
幾于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爲文宗若法憲宗用
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士良典刑其黨
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二
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後
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會昌元年正月乙未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二人

爲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及帝之立由士良矯詔弘
逸等心不安因率兵護文宗靈駕欲回戈誅士良爲
鹵簿使王起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故不能起事至
是伏誅除湖南觀察楊嗣復湖州司馬桂管觀察事
李珣端州司馬帝之立非宰相意弘逸等誅中人言
弘逸季稜傾輔嗣復李珣不利于陛下帝急性不與
羣臣議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珣戶部尚
書判度支杜棕見李德裕言天子年少安可輕殺大
臣此事不宜手熟也德裕頗悟丙申宰相三狀論救

唐史論卷之三
嗣復等左右丞侍郎兩省官並請對至開延英宰相
李德裕崔郾崔珙等極言國朝故事大臣非惡逆顯
著未有誅戮者願陛下復思其宜帝良久改容曰朕
繼嗣之際宰相何常比數李珣季稜志立陳王嗣復
弘逸志立安王立陳王猶是文宗遺旨欲立安王全
是希揚妃意旨嗣復常與妃書云姑姑何不效則天
臨朝珙等曰此事曖昧真虛難辨帝曰揚妃曾卧疾
文宗令妃弟楊玄思入內侍疾月餘此時通導意旨
朕細問內人情狀甚明我不欲宣出于外使安王得

志豈有我身然為卿等恕之追湖桂二中使再降嗣
復等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珣等不惟褊狠
之過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即位晚
節無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為儲貳李珣之議得
其正矣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
宗之弟于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
珣何罪乃聽士良之譖乘褊狠之性也已殺陳王
矣又欲殺珣雖輔相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

唐史論斷卷一
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正議者獲罪則後
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
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有
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
嗣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
亂耶如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爲不正然必事狀明
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
者如事狀曖昧寧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四年八月戊申制加宰相李德裕太尉進封趙國公
食邑三千戶德裕對延英謝恩陳讓云肅宗代宗朝
尚父子儀辭太尉李抱真辭司徒並蒙允許伏望聖
慈許臣却守舊秩帝曰我所恨更無好官與卿此未
足酬報不用辭德裕奏此官國朝已來唯有七人其
中三人不得已而拜臣恐禍至乞守舊秩帝曰卿若
不合得必不與卿是我自與不要讓又奏三表皆詔
答不允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

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爲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算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師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懼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少有顧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即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

姦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于外者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徑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不與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黨旣平大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高而禍至爾旣知其禍何不益修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剛強之性取怨于人竟爲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名人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

唐史論卷下
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五年十二月韋弘質上疏論中書權重不合兼領錢穀李德裕等奏曰臣等昨于延英對恭聞聖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是陛下深究理本也臣按管子曰凡國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國安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君人之理本莫要于出令故曰虧令者死不行令者死又曰令行于上而下論可否是上失其威而下繫于人也自太和已來其

風大弊令出于上非之于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也韋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輒以事體陳聞昔匡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搖動而人不靜弘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是則賤人圖柄矣蕭望之漢朝明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蓋罪在臣等元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不可揔數職太宗曰此人妄有毀謗欲疏間我

臣字記

恐少一不字

君臣流師合于嶺外賈誼云人主如堂羣臣如陛陛高則堂高亦猶將相重君臣尊其勢然也如宰相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于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其官思不出位弘質賤人豈得以所宜言妄瀆明主此是輕宰相撓時政也昔東漢處士橫議遂有黨錮之獄此事深要懲絕伏惟陛下詳其姦詐去其朋徒則朝廷安靜制令肅然臣等不勝感憤之至勅貶弘質德裕在相位日久朝廷臣爲其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鉉杜

宗罷相後中人帝前言德裕太專帝不悅而白敏中之徒教弘質上疏也

論曰人君于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盡心于事以成勲業而推公于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貞觀中陳師合上拔士論意間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言竟黜于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

使爲將一言于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畧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自重權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肯怙怙乎必至于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

而任之不能駕馭尚致太專之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爲害大矣或曰旣稱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答曰君臣之性皆雄毅則銳于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于牛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黨之際奏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輔矣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

藻按事有異是舉其職乃不復驗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爲集賢學士無故罷職是一徇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禮可矣何得一徇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

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御之術答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

乎其心如是則委任之道駕御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大中三年九月宰相李德裕降崖州司戶參軍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德裕久專大任功名甚盛頗貪權忌進白敏中令狐綯皆德裕所善置之臺閣及其失勢同謀斥逐崔鉉以會昌未罷相爲怨乃令所黨訟德裕輔政時陰事罷留守以少保分司尚未快意又教吳汝納訟寃竟逐于遐裔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爲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爲武宗所禮蓄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賢自不容矣況德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與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畧無悛意宗閔固奸人常任宰輔爲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已而忿及涯餗

蓋子孫避禍于上黨者已爲亂兵所害又爲勅書實之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涯餗子孫已戮尚聲其罪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于朝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爲或德裕專權不容我之施設但彼之謀國無失足矣何須功效出于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絢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

于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于已故乘人主
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常不足者
可知矣不容外之說皆以文其意無大義矣何
味小節五說并下如難大并外亦指此為說
十三年八月帝疾壬辰帝崩立帝長子鄆王溫為皇
太子帝初鍾愛夔王滋又以鄆王居長故久不立儲
貳嘗召宰相裴休對謂休曰有何計畫休素蓄立儲
之意乃頓首以諫帝曰若立太子便是閑人休不敢
盡言而退及大漸顧命內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孺宣

徽南院使王居方以夔王為託三內臣皆帝素所恩
者泣而奉詔時右軍中尉王茂玄左軍中尉王宗實
素不相協龜長輩方患之乃矯詔出宗實為淮南監
軍使宣化門拜命將由右銀臺出左軍副使开元實
謂宗實曰聖人不康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
改未可辨也請一面聖人而出元實道宗實直至寢
殿宗實叱居方以下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遣宣徽
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于藩邸立為皇太子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

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
北宰相至于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章
表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
體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爲
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
軍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
素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于今日則當時事
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羸安乃承武宗用德裕
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于時

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
若立太子便是閑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內
臣爭立嗣君幾至于亂是宣宗區區爲善止于小
節耳節節不固則亂矣又以下奉命節節不
文懿宗于北若惟知有非心人肯出之矣不
音兵變令狐綯縱賊火于節節兵畜孽于節節少
咸通九年九月龐勛等至湖南遂乘舟泛江而下至
淮南境節度使令狐綯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
都押衙李相白綯曰徐兵擅還必無好意雖無詔命

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來投言其數不踰二千而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揣計其來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狹若出奇兵邀之俾荻船縱火于前勁兵奮擊于後敗走必矣若不于此誅鋤俟濟淮泗合徐人負怨之徒不下數萬則禍亂不細也絢性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已南他不為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

論曰令狐絢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況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

敢為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禍亂絢乃曰長淮已南他不為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爾尋致大亂屠害十數郡生靈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絢之罪不容誅矣絢為武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為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韋保衡路巖相

十四年秋七月戊寅帝大漸宰臣韋保衡率文武百官問起居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于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紊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衡與巖乘勢陷人恣行貶逐二克爲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旣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于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中和三年五月司徒平章事鄭畋檢校司徒守太子太保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

唐史評林卷一
四
無遠謀以救世患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
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
謀議要切多中事機但同列盧攜姦庸不忠與內
臣田令孜相結沮畋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
販之民非祿山輩但因饑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
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亂由朝廷衰微邪臣誤計任
高駢宋威輩皆姦險無節爭功忌能玩寇久權養
成賊勢賊勢既盛駢以重兵據天下之衝反閉壁
自固賴畋作帥于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

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
鴈門兵至得以平之況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
西非畋遏其銳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
王之舉畋雖去鎮不親平賊其功則由畋也僖宗
賞畋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令孜兇
橫怒畋公正與姦黨誣譖罷之僖宗孱弱不能主
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國祚必至于亡也

備曰李克用討朱全忠

四年七月李克用上言爲朱全忠謀害累表論訴請

唐史評林卷下
五
討全忠詔和解之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爲功臣之首雖麤猛之人朝廷恩賞至厚夙性雄豪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忠出于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華節帥不因立功朝廷又與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報怨奏討甚得人臣之體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悅況帥宣武未久兇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鋒詔

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兇賊既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必敢爲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遠之謀失此機便卒致諸鎮交亂巨盜肆逆三百年宗社喪于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天祐元年八月壬寅逆賊朱全忠遣其黨朱友恭氏叔琮蔣元暉弑帝于椒殿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興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相結方鎮藉大臣爲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藩鎮爲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尚與朱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固宜交邠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以至于此昭宗欲何施爲乎加之輕信易動動而無謀何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結一時之可倚者莫若太原太原原有平賊大功爵賞已厚但爲全忠所圖畜忿不

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旣順使讓能賢相經營於內復引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姦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柰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爲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不能寧處復留兗逆之人久爲輔相與巨盜畫篡逆之計乃亡唐祚哀

哉

唐史論斷卷下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薦之除祕閣校理累擢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
諫議大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
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
數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
崙渠誰爲胸中幹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
對天子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並
海飄長裾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

國忠眼不顧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絕褒貶筆進
用祇調教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
萬世深根固社稷百年舊叟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
屋久將老母求山硯秋歸願事九江獲夜出未倦安
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孟子豈病王公踈塵埃未得
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讜之論被遇

昭陵遂擢寘諫苑嘗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平生多喜言唐事每歎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後世乃倣春秋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惡昭然可爲龜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皆君相之事業臺諫之紀綱非徒爲是區區空言也其史記全書自公歿取留

禁中世所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
竭來掌教延平會

朝廷寬鏤書之禁應

本朝名士文集有益於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
學錄鄭侍聘參考舊史重加審訂鋟木類於宮以與
學者共焉因念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
道言之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成於嘉祐之初迄
今百有餘歲而後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
退出處之大槩見於涑水廬陵南豐東坡四先生之
論述可以表信於世茲不復叙云紹興丁丑十月既
望新安張敦頤書

南劍州州學

准 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

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

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
諫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
書庫錢雕行申乞依

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
定外牒本學照會續准

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

實有益于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鏤板印行者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 日

學 錄 劉 光

學 錄 鄭 待聘

學 正 鍾 世英

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州學教授張敦頤

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筠

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以詠

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 許 興古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

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

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

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

傳休止輒取修之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

俱行既行後金陵大火及轉運解舍弟之子察親負

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

唐史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

首及成亦未嘗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論以與之況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二載察自陽翟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此書世有變來馮豎士不踰筆以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旼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爲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于天下使公之德業煒燁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時冬至後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以少報乎時冬至後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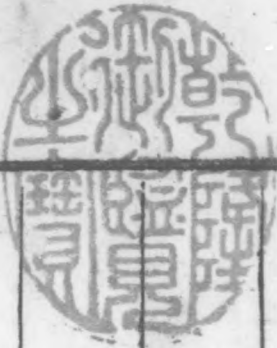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晚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卒于家公既卒詔取其書藏秘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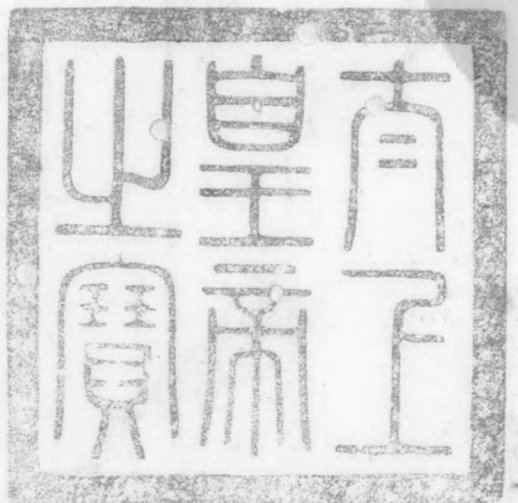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

巡之敗緣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畧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于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鋟板于其家塾因爵攸之變不復存矣慨歎久之

校正其本鋟板於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丞黃準命工鋟板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is visible across the center of the page.

雜文



